

工 農 兵 寫 話



我 怎 樣 寫 我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410.77
707.7
871

工農兵寫話

第一輯



我的童年 本社編

我參加革命的經過 本社編

我怎樣寫我 本社編

救火 本社編

書號：0085

我怎樣寫我

編輯者	通俗讀物出版社
出版	(北京建國門外杜家樓十五號)
插畫者	毓 繼 明
發行者	新 華 書 店
印刷者	外 文 印 刷 廠

1954年6月第一版

9千字

定價800元

1954年6月第一次印刷 (1-30,000)

目 錄

- 一 我是怎樣寫“回想給毛主席做飯的時候”這篇文章的……黃成玉（1）
[附]回想給毛主席做飯的時候……（3）
- 二 我是怎樣寫“當豬倌”這篇文章的……賈長元（8）
[附]當豬倌……（10）
- 三 我是怎樣寫“放牛”這篇文章的……厲寶智（15）
[附]放牛……（17）

我是怎樣寫“回想給毛主席做飯 的時候”這篇文章的

黃 成 玉

我今年五十二歲了，去年夏季我才開始學文化。最近我進了速成寫作班學習，開始學習寫作時，我不知道寫什麼好，教員告訴我：“你參加過土地改革和二萬五千里長征，曾經給首長做過飯，這些不都是很好的材料嗎？你可以把你最熟悉的（_{熟悉}^讀）事情，用自己的話寫出來。”她這麼一說，我馬上就想起一生難忘的給毛主席做飯這件事。那時候毛主席和我們住在一塊，我差不多天天都有機會看見他；他的工作是那樣忙，常常工作到深夜、到雞叫，他對同志是那樣的關心，常常派勤務員來慰問我們說：“大師傅（_付）辛苦了。”還問我們晚上學習時，蠟燭

(^[蠟]_{另Y}^[臘]_請)夠不夠用，有沒有困難……。他那種艱苦樸素、和藹(𠂔)可親的作風，使我越發尊敬他。我總是想，毛主席對我們實在太關心了。他那些親切、溫暖的話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我過去總想着這件事，也常講給同志們聽，只是那時沒有文化，寫不出來。今天我能寫文章了，就決定要把這件事寫出來。

在寫的時候，我先把跟毛主席談話的情況，毛主席怎樣叫我去的，毛主席怎樣跟我說的，我心裏又怎樣想的都想好，然後順着次序把它寫出來。寫好後，自己大聲地讀，細細地聽，覺得哪裏不通就修改。寫好了我就拿給教師和同學看，大家看了都說：“內容很好！”並且給我提了許多意見，指出我寫的時候沒有抓住重點，對當時的情況也寫得不夠具體。我又按照大家的意見重寫了一遍。在修改的時候，我覺得和毛主席談話的一段最重要，就把會見毛主席的情景，從頭到尾又想了兩三次，然後把漏掉的情節加了

進去。我寫的時候越寫越有勁，就像又看到了毛主席和氣的態度，聽到了毛主席慈愛的（慈）（讀）（聲）（音）聲音，不到一天的工夫就寫完了，心裏特別高興。我做夢也想不到，我這五十多歲的老漢也能寫文章了。

我寫完這篇文章，體會到我們工農出身的同志，只要能用自己的話，把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寫出來，也能寫出好文章。在寫作時，多用腦子想，不會的多問別人；寫好了，多給幾個同志看看，多修改幾遍，慢慢就會寫好的。我現在的文化程度還很低，寫文章的時候，還有許多字和許多話寫不出來，需要以後更加努力地學習。

（本文是根據學文化半月刊一九五三年第二十本原文摘錄下來的）

〔附〕 回想給毛主席做飯的時候

那年在延安，我給蕭勁光同志做飯。有一天，我正做午飯的時候，忽然指導員來

了，他說：“老黃！現在要派你去給毛主席做飯，怎麼樣？”我說：“怕不行吧！他吃的不知道是多麼好的東西，我做得了這個飯嗎？”指導員笑了笑說：“你行，一定做得好！”我馬上就答應：“好！我去。”

當天下午，我收拾包袱（伏）就去了。我先到毛主席的秘書那裏。這位秘書認識我，他一瞧見我，就叫了起來：“啊！老黃，你來了，真好，快坐下吧！”他接着說：“今天我們是調你來給毛主席做飯。他的飯可簡單啦，一天兩頓，每頓只吃兩個菜。”我聽他這麼一說，才放心了。

談過話，我就走到伙房裏去看看，伙房是一間破房子，裏面只有一口鍋、一個炒瓢（皮搖拼）、一副小蒸籠（龍）和一個菜板；菜板上放着白菜、芋頭（芋讀裕），還有一點肉。我心裏想：毛主席的生活太簡單了，只吃這些菜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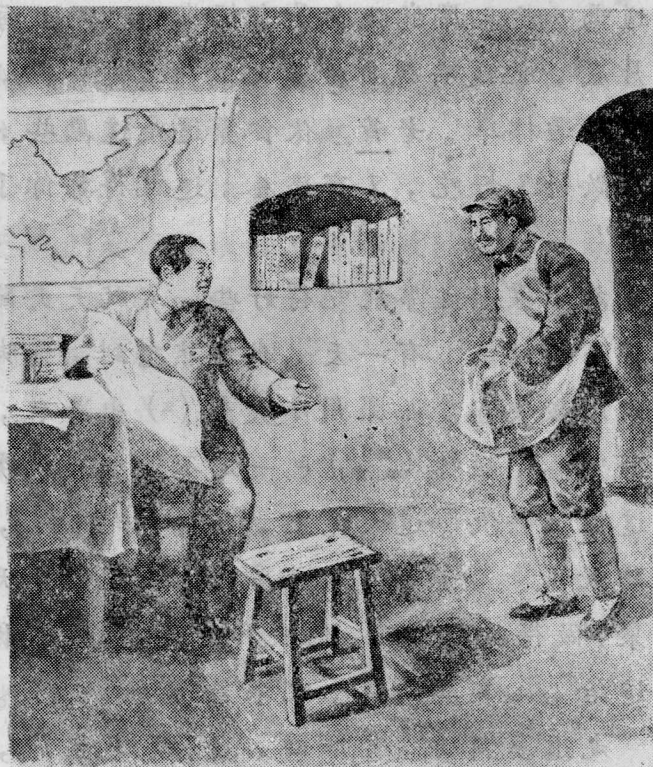
我接手做飯，總想做點好菜給毛主席吃

吃；可是毛主席的伙食是有標準的。我心裏直着急，跑去找秘書談。我說：“毛主席的菜飯可差着啦，照這樣吃下去，會影響他的健康，得想辦法才行呀！”我說這話，是希望給他增加些伙食費。秘書却說：“你不是知道嗎？毛主席的伙食是有標準的。而且每到月底，他還要親自檢查他的伙食賬（^出帳），不准超過標準。老黃！伙食費還是這麼些，怎麼做得又好吃，又有營養，這就得靠你了啊！”

為了讓毛主席能吃得好些，我就天天開動腦筋想辦法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想到：豬腳價錢比較便宜，如果用小火熬（^ㄜ）出湯來，很有營養，滋味（^滋讀）也一定不壞。我就決定這樣試一次。這天晚上，勤務員跑來了，進門就喊：“老黃！毛主席叫你去呢。今天的菜，做得特別好吃。他要和你談談。”我聽了這話，心裏真高興，就跟着勤務員去了。

走進窯洞（^窯讀）口，我看見毛主席，

穿着一身藍制服，手裏拿着報，靠着椅子坐着。我朝直走到他面前，敬了個禮。毛主席讓我坐下，很和藹地和我談話。他先問了問我的工作情況，接着又問：“今天的菜做得很好，是怎麼回事？我的伙食超過標



準了嗎？”我說：“沒有超過。”並且把我開動腦筋想辦法的事告訴了他。毛主席聽我說完，連連地點頭說：“很好！這伙食標準是供給部規定下來的，我們大家都要遵守。現在我們的生活正在困難的時候，伙食錢是少些，菜却又要好些。那怎麼辦呢？那就靠你們好好地研究研究了。所以做飯的工作很重要，不簡單；要細心，又要動腦筋。”接着又談了一會，看樣子，他還很高興和我談下去；但是，我想起他的工作這樣忙，就表示要走。他說：“好吧，以後你看到我有時間，就上我這兒來談談吧！”我跟他握握手就出來了。

往回走的時候，我心裏又感動、又快樂。毛主席是個多麼和氣、多麼可親的人啊！他的工作那樣忙，還關心到我的工作。我要下決心，把我担任的工作做得更好，這樣才對得起毛主席！

（原文登在學文化半月刊一九五三年第十二本上）

我是怎樣寫“當猪倌”這篇文章的

賈長元

過去我寫文章，總是抓不住重點。有一次，教員叫我寫一篇我過去受壓迫的故事。照理說這些事我哪能忘掉呢！但是我寫來寫去，總是寫不成。最後，我就這樣寫：“我小時候給李村長和地主徐洪（_[紅]）當過兩次猪倌（_[倌]）；在地主蘇長清家當過兩個月牛倌，一天到晚，挨打受罵，吃不好，穿不暖，憋（_[憋]）了一肚子王八氣。……”一共寫了四百來字。教員說我寫得空洞，不具體，沒有事實。這可把我氣壞了，人家憋了一下午，還沒落着一個好。

我升入高小級，教員頭一天就把速成寫作法介紹了。又叫咱們先說文，然後再寫，甜酸苦辣都行，首先選一件最清楚最深刻的

事來寫。我覺得這樣很有道理，吃晌午（〔晌〕讀賞
口尤）飯時，我想：把過去寫的那篇“我受的苦”加一點事實進去，不就好了嗎？後來我又想起教員說的“要寫一件最清楚最深刻的事”，我就決定：先寫八歲在李村長家當豬倌，後寫九歲時在地主徐洪家當豬倌，接着再寫在蘇長清家當牛倌。我這樣決定後，再去問教員，教員說可以。頭一天我寫了第一篇“當豬倌”，第二天和第三天，又把那兩篇寫好了。教員看了很滿意。我覺得這樣寫，又不費勁，字又寫得多，越寫越沒個完，再寫上十篇八篇也沒有問題。

要說這三篇文章是怎樣寫的呢？一、打破了思想顧慮，不怕這怕那，大胆說，大胆寫；二、抓住了一件事情的節骨眼，在節骨眼上詳細寫；三、不硬用生詞難句，怎樣說就怎樣寫，比如：我寫八歲在李村長家當豬倌這篇文章時，我描寫他“有權有勢”、“威風凜凜（凜凜是嚴厲）”，因為“權”、“勢”、

“凜凜”這些字都寫不來，結果就寫不下去，其實我在談話時根本沒有這樣說的；四、一口氣寫下來，不要寫寫停停。寫好以後再修改幾遍。

〔附〕 當猪倌

我八歲那年，因為家裏窮，逼得沒有辦法，只好給李村長家放猪。年前講好八個月十二塊錢。我上工的頭兩天，他對我還不錯，就像對一個小孩那樣看待。十天八天過去了，他的狠（^{ㄏㄣˇ}_{〔狠〕}）手段就拿出來啦！我每次放猪回來，還不等把猪上圈（^{ㄏㄣˇ}_{〔圈〕}），他那老婆就叫喚起來了，一會叫猪倌抱柴火去，一會叫猪倌來燒火。有時小孩拉屎，也叫我去撮（^{ㄘㄨㄛˋ}）。我一邊幹着一邊想：窮人家的孩子，簡直不如你們家的看家狗。心裏越想越生氣，有時嘴裏叨咕着（^{ㄊㄠˊ}_{〔叨〕讀ㄉㄠˊ}，^{ㄍㄨˊ}_{〔咕〕讀ㄍㄨˊ}）：“明天不幹啦！不受這個王八氣！”可是一想到家

裏窮，不幹就沒有飯吃，死逼無奈，還得做這個牛馬活。

不管天氣怎樣，我也得去放豬。有一次，剛吃完早飯，嘩嘩的（^{〔嘩〕讀}_{〔花〕}）大雨一個勁地下，李村長說：“豬倌！放豬去！”



我不敢作聲，拿着鞭子，冒着大雨，含着眼淚，“囉囉（ㄌㄨㄛˊ）”的趕着豬往外走。我剛出門，雨越下越大，把豬澆得亂蹦（ㄅㄨㄥˋ）亂叫，到處亂跑。我光着腳，泥一脚水一脚地在草地上跑來跑去，趕回這隻，那隻又跑了。趕到第五次時，腳叫樹槎子（〔槎讀〕〔查〕）劃了一個大口子，疼得我直咬牙，還得趕來趕去，一連摔了好幾跤（〔交〕〔交〕）。等到晚上回去時，身上被淋得像落水雞一樣。回到家裏，村長那老婆還不許我吃熱飯。我吃了兩口涼飯，站在豬欄旁邊哭了一場。

又有一次，正是六月初六，外面也下着大雨，實在不能放豬，村長老婆恐怕我在家閒着，叫我扒（〔扒〕）麻稈，又叫我拉磨，又叫我弄豬食，叫這叫那，整整忙了一天，她還說：“飯桶！幹這麼點活，真是白吃飯！”這真把我氣炸了，背過她我就狠狠地罵：“等老子長大了，哼（ㄏㄥˋ）！再也不給你們這些人幹活，不慫這個王八氣！”後來我又安

慰自己：“長元，能慫一世嗎？等着吧！慫過這回總有一天……”就這樣忍了又忍，幹了五個來月。

一天，李村長的一隻老母猪病了。中午我放猪回來，那隻老母猪在下死猪崽子（^{〔崽〕讀}_{1. ㄘㄞˊ, 小豬}），一個一個掉出來。我正在看呢，李村長和老婆從屋裏走來，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（^{〔胳膊〕讀}_{ㄍㄨㄛˊ ㄊㄨㄛˊ}，^{〔膊〕讀}_{ㄅㄛˊ}）說：“小子！你怎麼把猪崽子打掉了呢？”我說：“不是我打的，病掉的。”他說：“混蛋！明明是你打的！”他一面罵，一面算：“一共六個小豬崽子，一個按六十斤肉算，六六三百六，你得賠我三百六十斤肉！要不，剝你的皮！”我嚇得直哭，只好悄悄地（^{〔悄悄〕讀}_{ㄑㄧㄠˊ ㄑㄧㄠˊ}，^{〔七腰〕拼}_{ㄑㄧㄠˊ ㄑㄧㄠˊ}）回到家裏，對父親說，父親當時就嚇得呆住（^{〔呆〕讀}_{ㄉㄞˊ}）了。後來父親說：“怎麼辦？人家有錢有勢，我們還有處說理嗎！明天想辦法吧！”第二天我父親到處求借，結果借了十五塊錢，買了十來斤肉，幾斤酒，把李村長恭恭敬敬地請來，請上四五

個人來說合，吃了好幾個鐘頭，李村長才答應暫時拉倒，可是還得給他放豬。到秋天的時候，工錢被扣得一乾二淨，我哭哭啼啼地（^{〔啼〕讀}_去〔蹄〕）回到了家裏。